



文學新鑰 第16期
2012年12月，頁1-20
南華文學系

屈原辭賦與向陽情詩 ——一個楚辭學的新課題

陳啟佑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華文傳播與創意系教授

摘要

向陽曾在多篇文章中述及他從初中時期起即受屈原辭賦影響。向陽情詩甚多，此應亦受屈原辭賦的啟發，本文即針對幾個重要現象探討並証實之。

向陽情詩有些以自然景物來表達愛情之氛圍、意境，此與屈原情詩運用自然景物比興以營造氛圍、意境，料亦有關。此為重要現象之一。另一現象為屈原常運用自然景物以喻人，向陽情詩亦有類似之特色，所不同者，後者所比喻之對象為情侶。此又可區分兩點來討論：一、以非植物的自然物件以喻男女者。二、以自然物件的植物以喻男女者。屈原常以植物（即古人所謂香草）喻人，有開創性亦頗特殊，為歷代楚辭學者所稱道，向陽在這方面除承繼屈原之外，亦有新的開發。凡此種種現象，皆可證明向陽情詩與屈原辭賦之關聯。

關鍵詞：屈原、楚辭、辭賦、向陽、情詩、自然景物、意境、植物



Qu-Yuan's Chuci and Shine-Young's Love Poems—A New Topic of Chuci Issue

Chen Chi-You

Professor , Chines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Creativity, Yu D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several articles, Shine-Young has mentioned that he has been influenced by Qu-Yuan's Chuci since he was in junior high school. Shine-Young wrote many love poems. His love poems should also be affected by Qu-Yuan's Chuci. The subject of this paper is aiming to explore several important phenomena and confirm them. Some of Shine-Young's love poems present natural sceneries to express the atmosphere and artistic mood; this is similar to Qu-Yuan's love poems which applied the natural sceneries to compare and evoke the creation of atmosphere and artistic mood. Both are relevant. Th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henomena. Another phenomenon is that Qu-Yuan often created



metaphors by using natural sceneries to compare with people while Shine-Young's loves poems also hav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Shine-Young's metaphors implied couples. However, this issu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o discuss further: first, using non-plant nature objects to compare to male and female; second, using nature plants to compare to male and female. Qu-Yuan often used plants (that is "herbs," called by the ancients) comparing to human beings. It was not only creative, but also unique and the comparisons were always complimented by the Chuci scholars of all the past dynasties. Shine-Young, in this way, has followed in Qu-Yuan's steps and also has new developments. All the mentioned phenomena can prove the connec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hine-Yong's love poems and Qu-Yuan's Chuci.

Keywords: Qu-Yuan, Chuci, Shine-Young, love poem, natural scenery, artistic mood, plant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楚辭》之〈湘君〉¹一詩開頭數句，敘述湘夫人唱歌吐露她等不到湘君而憂愁的心聲。〈湘君〉既用於祭祀儀式，也是情詩。全詩出現大量的自然景物，寫景狀物十分生動，扣人心絃。像這種以自然景物為情詩重點的作品，在《楚辭》中尚有數篇，再舉一篇為例，〈湘夫人〉開頭敘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²，在渚、風、洞庭湖、樹、草、鳥、花、木等大自然元素中，在山水花木、風景優美的環境裡，湘君正戀慕著湘夫人（帝子、公子皆指湘夫人）。此詩從頭到尾，與愛情密切結合。少年時代被這一類作品吸引的向陽，因而獲得靈感，得到啟示，也運用自然景物來表達愛情。向陽曾自述少年時習文過程：「難忘的是，十三歲那年，在理化課上偷抄錄『離騷』，一字一字艱苦地寫下，一句一句懵懂地吟誦的稚情。『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如此的心境，在屈子是家國之痛不遇之怨，當時何嘗會意了得？但覺字字珠璣，語語能寫我胸臆，便自喜愛十分。」³此事他又在另一篇文章提到：「上初二時，異想天開，在課堂上抄錄『離騷』，……只是因為迷於屈原的詭麗含悲的詩句，以及那種音韻起伏抑揚的美而喜愛。就在這種全憑感覺的喜愛中，我與詩結了

¹ 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63年4月），第二卷，頁85、86。

² 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63年4月），第二卷，頁91。

³ 向陽：〈江湖夜雨——「銀杏的仰望」詩集後記〉，《銀杏的仰望》（台北：故鄉文化出版事業經紀公司，68年2月），頁191。



緣。」⁴向陽在很多文章中再三夫子自道與屈原的文學因緣，似乎有意提供一些線索給讀者、評論者，不過，好像都沒有人注意、追查這些重要線索，殊屬可惜！據筆者追查，以自然景物表達愛情即是有價值的線索之一。

愛情主題在向陽詩中屢見，尤其是早年（向陽二十餘歲時）——民國六十年代的作品中。三十年來評論者十之八九集中在向陽詩的方言、新格律、鄉土、社會關懷等特色剖析，對向陽的情詩予以關注、論述者鮮矣，容或論及亦幾筆帶過。蕭蕭〈悲與喜交集的新律詩—論向陽〉⁵一文討論向陽詩中之愛情，篇幅約半頁而已。黃玠源《向陽現代詩研究：1973—2005》第三章針對向陽情詩，僅使用兩頁篇幅敘述。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學者黎活仁教授以一整篇論文〈向陽的「戀人絮語」：《心事》與幻想的重複〉⁷剖析向陽《心事》中的情詩。

職是之故，本文擬拋磚引玉，嘗試探究向陽的情詩。由於向陽的情詩在某些層面明顯受屈原辭賦影響，情詩中書寫自然景物者屢見，斯即師法屈原辭賦者。因而本文所舉向陽詩例，以具有自然景物元素的情詩為主，換言之，既是自然詩又是情詩的作品方為本文評騭之對象。

⁴ 向陽：〈「十行」心路〉，《十行集》（台北：九歌出版社，73年7月），頁189~190。

⁵ 蕭蕭：〈悲與喜交集的新律詩—論向陽〉，收錄於《銀杏的仰望》（台北：故鄉文化出版事業經紀公司，68年2月），頁219。

⁶ 黃玠源：《向陽現代詩研究：1973—2005》，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年6月。

⁷ 黎活仁：〈向陽的「戀人絮語」：《心事》與幻想的重複〉，兩岸四地語言與文化現象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年10月8日，江蘇連雲港。



一、以自然景物營造意境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云：「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⁸這段話說的是心物的關聯，透過審美體驗而達到情景合一，以山林、自然景物寄興的意境。屈原作品即常用此一手法，本文開頭所援引兩大段的某些部分即是。此外如〈雲中君〉一篇云：「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⁹以自然景物來比興，寓情於景，釀造聖潔、美好的氛圍。例子尚夥，不一一舉証。「這些意象不是單個的獨立意象和靜止意象，而是形成了有意味的關係和整體流動的審美效果。」¹⁰

屈原在情詩中以自然景物經營意境、氛圍，此一技術向陽早年即心領神會，大量運用於情詩寫作，其〈請聽，夜在流動〉一詩具有悠邈的意境及羅曼蒂克的氣氛，以下錄第一、二段：

請聽靜靜，夜在緩緩流動
遠處的山腰有飄霧默默，任風吹送
你當會想起：那時初遇
沙灘被邂逅為啟閣的榆樹林
自遙迢的天際，鷗鳥飛來棲息

⁸ 楊明照校注：《文心雕龍校注》（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65年3月），頁294、295。

⁹ 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63年4月），第二卷，頁83、84。

¹⁰ 顏祥林：《楚辭美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4月），頁184。這段話是顏氏解說〈湘君〉之意象群時所說，其實亦可套用於屈原其他詩篇。



飛來棲息，請聽夜正流動
很晏的小徑中每有依戀的步履走過
你或難忘記？那種溫柔

雲般地被漂白成閃亮的晚雨
依稀在紗窗外，焚出千萬螢火

（《銀杏的仰望》，頁 29、30）

「遠處的山腰有飄霧默默，任風吹送」的朦朧美，暗示愛情降臨的「沙灘被邂逅為啟閣的榆樹林／自遙迢的天際，鷗鳥飛來棲息」，而「閃亮的晚雨」、「千萬螢火」則意味一種希望，至於窗外的亮光即暗指愛情的亮光。〈絕句〉一詩所運用的自然景物與這些意象群相似：霧、燈火、巍巍萬仞、雪、夜雨、江、樹、風清、小徑，為「女子苦苦等待鍾愛的異性」此一主旨而烘托淒冷迷茫的氛圍；氛圍亦適切地配合主題，此略似前引〈湘君〉、〈湘夫人〉二篇內容。〈白鷺〉一詩則藉一對白鷺無畏於險惡環境中比翼高飛，來描寫男女堅定的情愛：

雙手張開，即是天地
小至小於幽然一羽，大至大於
廓然宇宙，在我們相惜的眸中
白露是愛，因陽光閃爍
而使周圍的枝葉也亮麗了

暫駐的小站，棲此旅次
萬物俱去，獨留你我相伴
澄藍寂靜的天空



若能舉翅雙飛
便烏雲狂風疾雨也無需畏懼

(《十行集》，頁144、145)

「白鷺是愛，因陽光閃爍／而使周圍的枝葉也亮麗了」以及「澄藍寂靜的天空」等句，皆是為男女歡愛鋪設了美好、理想的背景，景中有情，自然景物也呼應了主題。此詩主題不同於上述兩首，所以背景氛圍亦迥異。以自然景物元素營造氛圍、情境的詩作不僅此也，他如〈天問十行〉、〈燭怨十行〉、〈說是去看雪〉、〈晚霜十行〉、〈即使雨仍落著〉、〈斜暉十行〉、〈窗盼十行〉等，或抒情，或敘事，或寫景，所呈現的自然元素其實亦為愛情元素。主題無論是男女相離、相合，皆寫得旖旎纏綿、真情流露，有歡愉，也有惆悵，這些效果，須賴高度的表達技巧，例如〈窗盼〉：

莫非是一朵定向的錦葵
只顧南望，在熟悉的小園中
找尋花徑上陌生的蹄蹄清淺
且等待淒淒蓬門上，柔柔

叩問的：那雙手

那雙也能令人
拭淚，令人啟睫訴說的手，也能
掃花徑而成淺淡的印痕，若素絲
為喜愛的顏色而紡織：等待的
定向南望的一朵，莫非錦葵



(《銀杏的仰望》)，頁 77)

「蹄蹄清淺」、「淒淒」、「柔柔」，不僅含摹寫技巧，同時具有類疊技巧。值得注意者，整首詩特別著墨在視覺、聽覺、觸覺的摹寫。這些技巧促進哀怨的氛圍、情境之形成。此外，音律美也與這氛圍、情境息息相關。此詩押韻（行末韻、行中韻）的情況如下：

第一段：（一）望、中、淺、上

（二）柔、的、手

第二段：（一）人、能、痕

（二）絲、織

（三）手、的、朵

而第二段末行的「葵」呼應了首段末行的「葵」，音樂性濃厚，且音律活潑而不呆板，將在「窗」內期「盼」愛人的女子（錦葵）的情愫及等待的場景、相思的氣氛全盤托出。限於篇幅，以下僅再舉一例說明，前引〈請聽，夜在流動〉第一、二段透過大量的類疊、摹寫，美麗迷人的適合想念的夜景歷歷在目。聽覺的摹寫在詩中相當重要，除第一、二段足以為証外，第三、四段亦然：

千萬螢火，夜正潺潺流動
溪河的回憶是夢中鏡裡牽掛的回眸
你是否喚我？那麼淒淒
響自詩經上空白的某一篇章
醒時每自吟哦，徘徊不忍遽去

不忍遽去，請聽夜在流動



眾星競殞間唯一的休止，萬籟皆瘖
你彷彿聽過：那樣愛情
尚未灌製便已流為千古絕唱
向第二個清晨，殘花紛紛失明

全詩饒富旋律美，僅僅從押韻來分析，便可得知。

第一段：（一）靜、動、送、林

（二）起、遇、際、息

第二段：（一）息、記、雨

（二）過、柔、火

第三段：（一）火、眸、我、哦

（二）淒、去

第四段：（一）動、情、唱、晨、明

以上是採較寬的角度來註明押韻現象。此詩韻腳很密，使節奏十分流暢，且由於頻頻換韻之故，節奏生動多變而不流于呆滯。全詩節奏「潺潺流動」，順暢悅耳，襯托出在朦朧夜色中閃爍螢火的悠邈意境、甜美戀情。

向陽諸多藉自然景物表達愛情的詩篇，所營造之意境及使用之技巧，應與屈原脫離不了關係，進而言之，向陽詩之纏綿悱惻、古典風格，應亦襲自屈原作品。特別是植物（古人所謂「香草」）意象之大量採用，料必是深受楚辭或屈原辭賦啟迪，茲仿劉勰《文心雕龍》所言：抑亦屈原之助乎！



二、以自然景物比喻男女

屈原〈少司命〉云：「蓀何以兮愁苦？」¹¹，又云：「荃獨宜兮為民正。」¹²，「蓀」、「荃」在此為少司命之代稱，亦可謂比喻少司命，楚辭中屢見以自然景物或物件喻人，特別是以香草植物喻人，請看〈山鬼〉開頭：「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¹³，又請看「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¹⁴此詩寫的是一位山中女神追求愛情的故事，這些植物在此形容、比喻女神，女神與植物認同合一也。又如「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以香草「芷」與「蘭」喻公子（即湘夫人）。以上所引皆以自然景物為要件來表達愛情或比喻情人之作。屈原擅長此道，二千二百數十年後，少年向陽全力效法之，成為屈原的傳人。

任何物件、材料均可比喻相愛中的男女，具體者如飛機、軌道、樓閣、鏡子、枕頭、衣服、手帕、針線、髮、血、灯、心等等，抽象者如相思、夢、靈魂、醉、痛、愁、幻等，這些皆非自然物件，但皆可作為詩中載體來比喻愛人或愛情。向陽在情詩中打比方時對自然物件則情有獨鍾，尤其是植物。基於這一類作品俯拾皆是，以下分兩方面而論。

向陽情詩中作為比喻用的自然界材料種類很多，首先，討論非植物的自然物件。

¹¹ 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63年4月），第二卷，頁98

¹² 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63年4月），第二卷，頁100。

¹³ 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63年4月），第二卷，頁105。

¹⁴ 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63年4月），第二卷，頁107。



(一)、以非植物的自然物件為喻

以非植物的自然物件為喻者，如〈斜暉十行〉一詩：

也許我已不該
再要求常謝的槭葉
向妳掛上黃色帘幕的小窗
說些什麼，諸如妳的眼波
在潮浪起時背向逐漸隱退的海

或者妳僅只是
喜歡以腳步的偶爾流梭
山嵐一般，輕輕拂過
林間葉影輕覆，泣血的青苔上

(《銀杏的仰望》，頁101、102)

此詩先以「斜暉」比喻「妳」，復以「山嵐」比喻「妳」。就整首詩看來，「妳」比較淡定，似未熱烈對待「我」，以至於「我」有些無奈。

〈野原〉一詩以巨大空間的「山岳」、「野原」物件比喻男女戀人：

你走的時候，我沒有說什麼
甚至喊你一聲再見，也覺十分多餘
百合含淚將身和靈託付給蝶衣
就已暗中準備好了，孤獨風雨夜後



笑吻漿泥的凝定和悲淒

因你是遠行的山岳，只合我
舒坦仰望，以包容的野草遼夔
送你漸隱星燈的身影。至於瓣上露珠
瓣下的丘陵，都隨你愛憎吧
我是春風綠遍，被廢棄的明天

（《十行集》，頁 120、121）

以崇峻高聳的「山岳」暗喻「你」，而以遼夔平坦的「野原」暗喻「我」，這樣的比喻罕見。此二物件一高一低、一動一靜，形成對比。

〈瀑布十分〉一詩則以「枝葉」、「潭心」、「鑑鏡」喻「我」：

所以牽妳的手，挽留妳跌落
用我堅實的枝葉，引領妳走
向歸宿的潭心
妳之投入我相思葉覆的鑑鏡

（《種籽》，頁 23）

「枝葉」、「相思葉」、和「潭心」、「鑑鏡」其實是四合一的，同一首詩中的四種自然物件都比喻同一個人，殊為少見。「潭心」是和「水」有關的物件，以此比喻情人，向陽詩集中諸如此類者不少，如〈雁落平沙〉中也以「水」喻女性：



水紋裡靜靜流過妳酒窩中的曖昧
再過去是潺潺的江波如妳的髮色

(《銀杏的仰望》，頁35)

有更多以「水」比喻情人者，例如〈愛貞〉一詩：

終有一天我們將再度
與泥土結合，乾坤輪轉
那時水的妳與火的我
會是互相擁抱的同源嗎

(《種籽》，頁43)

這四行是此詩之開頭，與結尾三行呼應，首尾意思相同，比喻亦相同，但語詞變更：「……終有一天／液體的妳與氣體的我必／與泥土凝成最堅貞的固體」，〈水月〉一詩則以「水」喻男主人翁的「我」，以「月」喻女主人翁的「妳」，「我」暗戀「妳」，却不敢明示愛意，因而錯失良緣，全詩文字皆十分優雅，作者善用自然景物委婉、細膩地表達男女彼此愛慕的細節，不便直言情愴的遺憾。

相對於「水」或有關「水」的元素，「山」也常出現在向陽情詩的比喻中，一展身手，前引〈野原〉即為一例。〈過山〉結尾亦然：

……又如何向妳證明
路通過平穩的橋後，我回頭所見



兩座山巒交頸而親的愛情

(《種籽》，頁 39)

此詩描寫男子追求愛情的艱辛過程，表面上寫「物」—山巒，實則寫「人」—情侶，兩座山相擁即是一對情侶交頸而親。這個比喻極特殊而且具體生動。進而言之，全詩所述追尋山，追尋山中風景，即指追尋情人—「妳」。景中有情，情致深婉。向陽大量使用自然景物的「山」、「水」元素、物件以喻相愛的男女，此正符合其〈春雨〉中的詩句「……愛/是山原江海契合的聯集」的理念。由於向陽有這種理念、看法，故輒選擇山、水元素書寫情侶、夫妻恩愛。綜上所述，足見山水元素不僅可以營造氛圍而已。

以上所論皆屬非植物之自然元素者。

在此附帶一提：以山水元素喻人，古已有之，如唐代劉禹錫〈吏隱亭述〉、白居易〈三游洞序〉、元結〈右溪記〉、柳宗元〈愚溪詩序〉等文中皆有精彩、富創意的例子，不過，這些文章與愛情無關，所喻者亦非情侶，請參拙文〈唐代山水小品的技巧與結構〉¹⁵，茲不贅述。再者，唐代或宋代固然有不少詩作以山水元素比喻愛情，但同一詩人之大量詩作屢屢使用此種技巧如向陽者，則未曾聞見。

(二)、以自然物件的植物為喻

本文所論乃是向陽運用自然景物書寫的「情詩」，其實「非

¹⁵ 陳啟佑：〈唐代山水小品文的技巧與結構〉，《中外文學》第十四卷第五期，74年10月，頁4~21。



情詩」中以自然景物作為比喻之材料者頗多，但這些並非舉證的對象。同樣的，「非情詩」中亦有不少作品是採用植物打比方的。不過，本節臚舉的例子仍須鎖定以植物為元素所寫的「情詩」。

根據筆者調查，向陽情詩中以植物比喻戀人或情愛者，數量不可謂不多，他在創作時偏愛植物，好以植物來烘托氣氛，以植物來打比方，何以如此？原因之一是向陽從小到大學時代均居住在山林、自然之中，在南投縣鹿谷鄉、台北市陽明山生活二十餘載，筆下當然常出現山水花木，此即劉勰所謂「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另一原因是得屈原辭賦之助！眾所周知，戰國時代屈原善用植物（即所謂「香草」）比興，例如：「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離騷〉）這一段前四句以栽種花草比喻培植各種人才，而後二句則對人才寄予深厚的政治希望。相關的例子尚有一些，恕不一一舉例。二千二百數十年後，他的粉絲向陽遂將這技巧發揚光大。前引〈窗盼〉中的「錦葵」、〈野原〉中的「野草」、〈瀑布十分〉中的「枝葉」等即是三個具體證據。又如〈旅途〉一詩末兩行：

即使只是野菰一株，我一路
突破夜黑，引妳仰望第一顆啟明

（《種籽》，頁34）

不只是末二行，此詩中一再以「野菰」暗喻「我」堅定地表示：「卑微」的「野菰」將引領「妳」走向「黎明」及「星」、「啟明」等充滿希望的光亮。軀體渺小，但情愛至大至高！值得一提的是，「旅途」一詞乃是雙關：既是人生的旅途，亦是追求愛情



的旅途。〈庭階〉一詩則以竹子喻相戀之男女：

像青翠並生而分枝相隨的
兩株細竹，只藉落葉悄聲傾訴

（《種籽》，頁 32）

在〈愛貞〉一詩中，向陽亦以「春筍」、「勁竹」來比喻男女情侶：

那時水的妳與火的我
會是互相擁抱的同源嗎
會是咬破地表的春筍
我們一起面對風雨，在彼日
也一起抗擊炙熱的陽光和陰冷的夜
而不相互抱怨嗎？妳不用
答覆，自妳堅定的眼中
勁竹向藍空喊出了最柔的一聲愛

（《種籽》，頁 43、44）

向陽老家在鹿谷鄉溪頭，該地竹林滿山遍野，長得既青翠動人而又挺直高聳，即使在「非情詩」中，向陽也再三以這種竹子來象徵、比喻。「青翠並生而分枝相隨」、「咬破地表的春筍」、「勁竹向藍空喊出了最柔的一聲愛」等句，不但具有比喻，還運用比擬技巧，使詩變得鮮活感人！類似於「兩株細竹」如情侶那種細膩的描寫，在〈髮殤〉一詩亦可見到：



當我們老去，如兩株古木之槎枒相依
在霧落之前我駭怕，看不清你的枝葉

（《銀杏的仰望》，頁37）

此處使用「古木」來明喻，由於作者要比喻「我們老去」，與上述年輕的「春筍」、「勁竹」不同，氣勢亦相異。有時向陽也用更薄更弱的植物落葉來比喻「我」：

若妳不來，則讓我是
翩飄的葉落向妳佇立深思的小階前

（《銀杏的仰望·或者燃起一盞燈》）

〈心事〉一詩亦以落葉比喻情人：

逝去的昨夜挽留著將來的明天
落葉則在霧靄裏翩翩飄墜
而悲哀與喜樂永遠如此沈默
只教湖上橋的倒影攔下
倒影裏魚和葉相見的驚訝

（《十行集》，頁123）

洛夫在〈賞析「心事」〉一文針對此詩之主旨如此推論：

作者寫的乃是離別之情……「倒影裏魚和葉的相撞」等，



在在都暗示作者期待重逢的心情。¹⁶

以植物喻戀人或愛情，可說是向陽詩的一大特色，數量多且所使用的植物種類亦多，最重要的，藝術手法甚佳，斯為其他新詩人所未有者。讀向陽這些詩作，亦能「多識草木之名」。屈原好用香草、香木、香花來裝扮自己，而其周遭亦多香草、香木、香花，這是有其目的的。因此王逸表示：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
惡禽臭物，以比讒佞。¹⁷

自王逸提出屈原以香草譬喻、香草比興手法之說後，歷代學者一直沿用此見解。雖然未像屈原那樣在朝為官，但向陽在創作上也承襲此一手法，然後化用、活用之，表現得十分多元，不過植物在向陽詩中已非楚辭或屈原辭賦之比君喻臣了。

三、結語

向陽曾表示：

……我用十七年光陰，勞神苦心才初步完成的「十行詩」與「方言詩」兩大試驗，原來早已存活在十七年前我字字抄寫的「離騷」中——它們一來自傳統文學的光照，一出於現實鄉土的潤洗，看似相拒相斥，而其實並生並濟——

¹⁶ 洛夫，《孤寂中的迴響》（台北：東大圖書公司，70年7月）。轉引自向陽：《十行集》（台北：九歌出版社，73年7月），頁208。

¹⁷ 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63年4月），第一卷，頁21。



屈原在辭賦上發展的典範型格、在內容上強調的鄉土根性、以及它在精神上熱愛土地、人民的熱情，似乎早在十七年前我的抄寫過程中，給了我不自覺的啟示。¹⁸

這段話所說的他作品的幾個特色受屈原辭賦啟示，此外，還有向陽之所以經常遣用自然景物的原因、動機及技巧、目的亦得之於屈原楚辭。誠如前述，向陽在多篇文章中「現身說法」，再三表明屈原辭賦給他諸多養分，惠他良多，然《銀杏的仰望》、《種籽》問世後三十多年來研究向陽新詩的專家、學者，對於楚辭予向陽的影響均一筆帶過或點到為止，未曾將屈原辭賦與向陽作品密切連結，未曾深入挖掘此一課題。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分析向陽情詩和屈原辭賦的一些關係，一些蛛絲馬跡，期待今後更多論者踵繼而來，針對此一課題（一個楚辭學的新課題）從事更進一層、更擴大範圍的研究。

¹⁸ 向陽：《土地的歌·後記》（台北：自立晚報出版部，74年8月）。

